

今古奇觀



## 第十九回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

浪說曾分鮑叔金，誰人辨得伯牙琴？

於今交道奸如鬼，湖海空懸一片心！

古來論交情至厚者莫如管鮑。管是管夷吾，鮑是鮑叔牙。他兩個同爲商賈，得利均分時，管夷吾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爲貪，知其貧也。後來管夷吾被囚，叔牙脫之，薦爲齊相。這樣朋友纔是個真正相知。

這相知有幾樣名色：恩德相結者，謂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謂之知心；聲氣相求者，謂之知音。總來叫做相知。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。列位看官們，要聽者，洗耳而聽；不要聽者，各隨尊便。正是：

知音說與知音聽，不是知音不與談。

話說春秋戰國時，有一名公姓俞，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國郢都人氏，卽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雖楚人，官星却落於晉國，仕至上大夫之位，因奉晉主之命，來楚國修聘。伯牙討這箇差使，一來是個大才，不辱君命，二來就便省視鄉里，一舉兩得。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，朝見了楚王，致了晉主之命。楚王設宴款待，十分相敬。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，少不得去看一看墳墓，會一會親友，然雖如此，各事其主，君命在身，不敢遲留。公事已畢，拜辭楚王。楚王贈以黃金采段，高車駟馬。

伯牙離楚一二十年，思想故國江山之勝，欲得恣情觀覽，要打從水路大寬轉而回，乃假奏楚王道：『臣不幸有犬馬之疾，不勝車馬馳驟，乞假臣舟楫，以便醫藥。』楚王准奏，命水師撥大船二隻，一正一副，正船單坐晉國來使，副船安頓僕從行李，都是蘭橈畫槳，錦帳高帆，甚是齊整。羣臣直送至江頭而別。

只因覽勝探奇，不顧山遙水遠。

伯牙是個風流才子，那江山之勝，正投其懷，張一片風帆，凌千層碧浪，看不盡遙山疊翠，

遠水澄清。不一日，行至漢陽江口，時當八月十五日，中秋之夜，偶然風狂浪湧，大雨如注，舟楫不能前進，泊於山崖之下。

不多時，風恬浪靜，雨止雲開，現出一輪明月。那雨後之月，其光倍常。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，命童子焚香爐內，「待我撫琴一操，以遣悵懷。」

童子焚香罷，捧琴囊置於案間。伯牙開囊取琴，調絃轉軫，彈出一曲。曲猶未終，指下豁刺的一聲響，琴絃斷了一根。伯牙大驚，叫童子去回船頭：「這住船所在，是甚麼去處？」船頭答道：「偶然風雨，停泊於山脚之下。雖然有些草樹，並無人家。」

伯牙驚訝，想道：「是荒山了。若是城郭村莊，必有聰明好學之人，盜聽吾琴，所以琴聲忽變，有斷絃之異。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……哦！我知道了！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，不然，或是賊盜伺候，更深登舟，劫我財物。」叫左右：「與我上崖搜檢一番，不在柳陰深處，定在蘆葦叢中。」

左右領命，喚齊衆人，正欲搭跳上崖，忽聽得崖上有人答應道：「舟中大夫，不必見疑，小

子並非奸盜之流，乃樵夫也。因打柴歸晚，值驟雨狂風，雨具不能遮蔽，潛身巖畔，聞君雅操，少住聽琴。」伯牙大笑道：「山中打柴之人，也敢稱「聽琴」二字。此言未知真偽。」——我也不計較了，左右的，叫他去罷。」

那人不去，在崖上高聲說道：「大人出言謬矣。豈不聞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」。「門內有君子，門外君子至」。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，這夜靜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。」

伯牙見他出言不俗，或者真是個聽琴的，亦未可知，止住左右，不要囉唆，走近船門，回噴作喜的問道：「崖上那位君子，既是聽琴，站立多時，可知道我適纔所彈何曲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子若不知，却也不來聽琴了。方纔大人所彈，乃孔仲尼歎顏回，譜入琴聲。其詞云：「可惜顏回命早亡，教人思想鬢如霜。只因陋巷簞瓢樂。」——到這一句就斷了琴絃，不曾撫出第四句來。小子也還記得，「留得賢名萬古揚！」」

伯牙聞言大喜道：「先生果非俗士。隔崖寫遠，難以問答。」命左右，「掌跳看扶手，請那

位先生登舟細講。』左右掌跳此人上船，果然是個樵夫，頭戴箬笠，身披簑衣，手持尖擔，腰插板斧，脚踏芒鞋。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，見是樵夫，下眼相看。『噯！那樵夫下船去見我老爺叩頭，問你甚麼言語，小心答應尊官著哩！』

樵夫却是個有意思的道：『列位不須相魯，待我解衣相見。』除了斗笠，頭上是青布包巾；脫了簑衣，身上是藍布衫兒，搭膊拴腰，露出布裩下截。那時不慌不忙，將簑衣，斗笠，尖擔，板斧，俱安放艙門之外，脫下芒鞋，灑去泥水，重復穿上，步入艙來。官艙內公座上燈燭輝煌。樵夫長揖而不跪道：『大人，施禮了。』

俞伯牙是晉國大臣，眼界中那有兩接的布衣，下來還禮，恐失了官體，既請下船，又不好叱他回去。伯牙沒奈何，微微舉手道：『賢友，免禮罷。』叫童子看坐。童子取一張几坐兒置於下席。伯牙全無客禮，把嘴向樵夫一努道：『你且坐了。』你我之稱，怠慢可知。那樵夫亦不謙讓，儼然坐下。

伯牙見他不告而坐，微有曠怪之意，因此不問姓名，亦不呼手下人看茶，默坐多時，怪而

問之：「適纔崖上聽琴的，就是你麼？」樵夫答言：「不敢。」伯牙道：「我且問你：既來聽琴，必知琴之出處。此琴何人所造？撫他有甚好處？」

正問之時，船頭來稟道：「風色順了，月明如晝，可以開船。」伯牙分付：「且慢些。」樵夫道：「承大人下問，小子若講話絮煩，恐擔誤順風行舟。」伯牙笑道：「惟恐你不知琴理。若講得有理，就不做官，亦非大事，何況行路之遲速乎？」

樵夫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子方敢僭談。此琴乃伏羲氏所琢，見五星之精，飛墜梧桐，鳳凰來儀，一鳳乃百鳥之王，非竹實不食，非梧桐不棲，非醴泉不飲。伏羲氏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才，奪造化之精氣，堪爲雅樂，令人伐之。其樹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天之數，截爲三段，分天地人三才。取上一段叩之，其聲太清，以其過輕而廢之；取下一段叩之，其聲太濁，以其過重而廢之；取中一段叩之，其聲清濁相濟，輕重相兼，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，按七十二候之數，取起陰乾，漢良時吉日，用高手指匠人劉子奇，成樂器。此乃瑤池之樂，故名「瑤琴」。長三尺六寸一分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，前闊八寸，按八節；後闊四寸，按四時；厚二寸，按兩儀。有金童頭，玉女

腰，仙人背，龍池鳳沼，玉軫金徽。那徽有十二，按十二月；又有一中徽，按閏月。先是五條絃在上，外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內按五音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堯舜時操五絃琴，歌南風詩，天下大治。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，弔子伯邑考，添絃一根，清幽哀怨，謂之「文絃」；後武王伐紂，前歌後舞，添絃一根，激烈發揚，謂之「武絃」。先是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絃，後加二絃，稱爲「文武七絃琴」。

「此琴有「六忌」「七不彈」「八絕」。何爲「六忌」？一忌大寒，二忌大暑，三忌大風，四忌大雨，五忌迅雷，六忌大雪。何爲「七不彈」？一聞喪者不彈，奏樂不彈，事冗不彈，不淨身不彈，衣冠不整不彈，不焚香不彈，不遇知音不彈。何爲「八絕」？總之，清奇幽雅，悲壯悠長。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，嘯虎聞而不吼，哀猿聽而不啼，乃雅樂之好處也。」

伯牙聽見他對答如流，猶恐是記問之學，又想道：「就是記問之學，也虧他了。我再試他一試。」此時已不似在先，你我之稱了。又問道：「足下既知樂理，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，顏回自外入，聞琴中有幽沉之聲，疑有貪殺之意，怪而問之。仲尼曰：『吾適鼓琴，見貓方捕鼠，欲其得之，又恐其失之，此貪殺之意，遂露於絲桐。』始知聖門音樂之理，入於微妙，假如下官撫



琴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聞而知之否？」樵夫道：「毛詩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大人試撫弄一過，小子任心猜度。若猜不著時，大人休得見罪。」

伯牙斲絃重整，沉思半晌，其意在於高山，撫琴一弄。樵夫贊道：「美哉洋洋乎！大人之意在高山也。」伯牙不答，又凝神一會，將琴再鼓，其意在於流水。樵夫又贊道：「美哉湯湯乎！志在流水。」

只兩句道著了伯牙的心事，伯牙大驚，推琴而起，與子期施賓主之禮，連呼「失敬失敬」。「石中有美玉之藏。」若以衣貌取人，豈不悞了天下賢士先生高名雅姓？」樵夫欠身而答：「小子姓鍾，名徽，賤字子期。」伯牙拱手道：「是鍾子期先生。」子期轉問：「大人高姓榮任何所？」伯牙道：「下官俞瑞，仕于晉朝，因修聘上國而來。」子期道：「原來是伯牙大人。」

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，自己主席相陪，命童子點茶。茶罷，又命童子取酒共酌。伯牙道：「借此攀話，休嫌簡褻。」子期稱：「不敢。」童子取過瑤琴，二人入席飲酒。

伯牙開言又問：「先生聲口，是楚人了；但不知尊居何處？」子期道：「離此不遠。地名馬

鞍山集賢村便是荒居。」伯牙點頭道：「好箇集賢村！」又問道：「藝何爲？」子期道：「也就是打柴爲生。」伯牙微笑道：「子期先生，下官也不該僭言。以先生這等抱負，何不求取功名，立身於廊廟，垂名於竹帛，却乃賣志林泉，混跡樵牧，與草木同朽，竊爲先生不取也。」子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舍間上有老邁二親，下無手足相輔，採樵度日，以盡父母之餘年，雖位爲三公之尊，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。」伯牙道：「如此大孝，一發難得！」

二人酒杯酬酢了一會，子期寵辱無驚，伯牙愈加敬重，又問子期：「青春多少？」子期道：「虛度二十有七。」伯牙道：「下官年長一句，子期若不見棄，結爲兄弟相稱，不負知音契友。」子期笑道：「大人差矣，大人乃上國名公，鍾徽乃窮鄉賤子，怎敢仰扳，有辱俯就。」伯牙道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！下官碌碌風塵，得與高賢結契，實乃生平之萬幸。若以富貴貧賤爲嫌，觀俞瑞爲何等人乎？」遂命童子重添爐火，再蒸名香，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。伯牙年長爲兄，子期爲弟。今後兄弟相稱，生死不負。拜罷，復命取煖酒再酌。子期讓伯牙上坐，伯牙從其言，換了杯筯。子期下席，兄弟相稱，彼此談心敘話，正是：

合意客來心不厭，知音人聽話偏長。

談論正濃，不覺月淡星稀，東方發白，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整備開船。子期起身告辭。伯牙捧一杯酒，遞與子期，把子期之手，歎道：「賢弟，我與你相見何太遲，相別何太早！」

子期聞言，不覺淚珠滴於杯中。子期一飲而盡，斟酌回敬伯牙，二人各有眷戀，不捨之意。伯牙道：「愚兄餘情不盡，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，未知可否？」子期道：「小弟非不欲相從，怎奈二親年老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」伯牙道：「既是二位尊人在堂，回去告過二親，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，這就是「遊必有方」了。」子期道：「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，許了賢兄，就當踐約。萬一稟命於二親，二親不允，使仁兄懸望於數千里之外，小弟之罪更大矣。」

伯牙道：「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！」也罷，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。」子期道：「仁兄明年何時到此？小弟好伺候尊駕。」伯牙屈指道：「昨夜是中秋節，今日天明，是八月十六日了。賢弟我來仍在中秋中五、六日奉訪。若過了中旬，遲到季秋月分，就是爽信，不爲君子。」叫童子分付記室：「將鍾賢弟所居地名及相會的日期，登寫在日記簿上。」

子期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邊侍立拱候，不敢有誤。天色已明，小弟告辭了。』伯牙道：『賢弟且住。』命童子取黃金二笏，不用封帖，雙手捧定道：『賢弟，些須薄禮，權爲二位尊人甘旨之費。斯文骨肉，勿得嫌輕。』

子期不敢謙讓，即時收下，再拜告別，含淚出艙，取尖擔挑了簑衣，斗笠，插板斧於腰間，掌跳搭扶手上崖，伯牙直送至船頭，各各灑淚而別。

不題子期回家之事。再說俞伯牙點鼓開船，一路江山之勝，無心觀覽，中心悒悒，想念知音，又行了幾日，舍舟登岸，經過之地，知是晉國上大夫，不敢輕慢，安排車馬相送，直至晉陽，回復了晉主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過了秋冬，不覺春去夏來。伯牙心懷子期，無日忘之，想著中秋節近，奏過晉主，給假還鄉。晉主依允。伯牙收拾行裝，仍打大寬轉，從水路而行；下船之後，分付水手，但是灣泊所在，就來通報地名。

事有偶然。剛剛八月十五夜，水手稟復：「此去馬鞍山不遠。」伯牙依稀還認得去年泊船相會子期之處，分付水手將船灣泊，水底拋錨，崖邊釘橛，其夜晴朗，船艙內一線月光，射進朱簾。

伯牙命童子將簾捲起，步出艙門，立於船頭之上，仰觀斗柄，水底天心，萬頃茫然，照如白晝，思想「去歲與知己相逢，兩止月明，今夜重來，又值良夜，他約定江邊相候，如何全無踪影，莫非爽信？」又等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我理會得了。江邊來往船隻頗多，我今日所駕的，不是去年的船了。吾弟急切如何認得去歲我原爲撫琴驚動知音，今夜仍將瑤琴撫弄一曲，吾弟聞之，必來相見。」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頭，焚香設座。

伯牙開囊調絃轉軫，纔汎音徽，商絃中有哀怨之聲，伯牙停琴不操，「呀！商絃哀聲淒切，吾弟必遭憂在家。去歲曾言父母年高，若非父喪，必是母亡。他爲人至孝，事有輕重，寧失信於我，不肯失信於親，所以不來也。來日天明，我親上岸探望。」叫童子收拾琴桌，下艙就寢。

伯牙一夜不睡，真個巴明不明，盼曉不曉。看看月移簾影，日出山頭，伯牙起來梳洗整衣，

巾幘便服，止命一童子携琴相隨；又取黃金十緡帶去，「倘吾弟居喪，可爲贖禮。」踹跳登崖，迤邐望馬鞍山而行。

約莫十數里，出一谷口，伯牙站住。童子稟道：「老爺爲何不行？」伯牙道：「山分南北，路列東西，從山谷出來，兩頭都是大路，都去得，知道那一路往集賢村去？等個識路之人，問明了他，方纔可行。」伯牙就石上少憩，童兒退立於後。

不多時，左手官路上，有一老叟，髯垂玉線，髮挽銀絲，箬冠野服，左手舉籐杖，右手握竹籃，徐步而來。伯牙起身整衣，向前施禮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將右手竹籃輕輕放下，雙手舉籐杖還禮道：「先生有何見教？」伯牙道：「請問兩頭路，那一條路往集賢村去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那兩頭路就是兩個集賢村：左手是上集賢村，右手是下集賢村。通衢三十里官道。先生從谷出來，正當其半。東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。不知先生要往那一個集賢村？」

伯牙默默無言，暗想道：「吾弟是箇聰明人，怎麼說話這等糊塗相會之日，你知道此間有兩個集賢村，或上或下，就該說箇明白了。」

伯牙却自沉吟那老者道：『先生這等吟想，一定那說路的不曾分上下，總說了箇集賢村，教先生沒處抓尋了。』伯牙道：『便是。』老者道：『兩箇集賢村中，有一二十家莊戶，大抵都是隱遯避世之輩。老夫在這山裏多住了幾年，正是「土居三十載，無有不親人。」這些莊戶，不是舍親，就是敝友。先生到集賢村，必是訪友。只說先生所訪之友姓甚名誰，老夫就知他住處了。』伯牙道：『學生要往鍾家莊去。』老者道：『先生到鍾家莊要訪何人？』伯牙道：『要訪子期。』

老者聞說『子期』二字，一雙昏花眼內，撲簌簌掉下淚來，嗚嗚咽咽，不覺失聲哭道：『子期鍾徽，乃吾兒也。去年八月十五，探樵歸晚，遇晉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，講論之間，意氣相投，臨行贈黃金二笏，吾兒買書攻讀，老拙無才，不會禁止，且則探樵負重，暮則誦讀辛勤，心力耗廢，染成怯疾，數月之間，已亡故了！』

伯牙聞言，五內崩裂，淚如湧泉，大叫一聲，傍山崖跌倒，昏絕於地。鍾公驚愕，含淚攙扶，回顧小童道：『此位先生是誰？』小童低低附耳道：『就是俞伯牙老爺。』鍾公道：『原來是吾

兒好友」扶起伯牙甦醒，伯牙坐於地下，口吐痰涎，雙手捶胸，慟哭不已道：「賢弟呵！我昨夜泊舟，還說你爽信，豈知已爲泉下之鬼！你有才無壽了！」鍾公拭淚相勸。

伯牙哭罷起來，重與鍾公施禮，不敢呼「老丈」，稱爲「老伯」，以見通家兄弟之意。伯牙道：「老伯，令郎還是停柩在家，還是出壙郊外了？」鍾公道：「一言難盡！兒臨終，老夫與拙荆坐於臥榻之前，亡兒遺語囑付道：『修短在天，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之道，死後乞葬於馬鞍山江邊——與晉大夫俞伯牙有約，欲踐前言耳。』老夫不負亡兒臨終之言，適纔先生來的小路之右，一邱新土，卽吾兒鐘徽之家。今日是百日之忌，老夫提一陌紙錢，往墳前燒化，何期與先生相遇！」

伯牙道：「既如此，奉陪老伯就墳前一拜。」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籃，鍾公策杖引路，伯牙隨後小童跟定，復進谷口，果見一邱新土，在於路左。伯牙整衣拜道：「賢弟在世爲人聰明，死後爲神靈應，愚兄此一拜，誠永別矣！」拜罷，放聲大哭。驚動山前，山後，山左，山右，黎民百姓，不問行的，住的，遠的，近的，聽得哭聲悲切，都來物色。知是朝中大臣來祭鍾子期，迴繞墳前，爭



先觀看。

伯牙却不曾擺得祭禮，無以為情，命童子把瑤琴取出囊來，放於祭石臺上，盤膝坐於墳前，揮淚兩行，撫琴一操。那些看者，聞琴韻鏗鏘，鼓掌大笑而散。

伯牙問：「老伯，下官撫琴，引令郎賢弟，悲不能已，衆人爲何而笑？」鍾公道：「鄉野之人，不知音律，聞琴聲以爲取樂之具，故此長笑。」伯牙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老伯可知所奏何曲？」鍾公道：「老夫幼年也頗習，如今年邁五官半廢，模糊不懂久矣。」伯牙道：「這就是下官隨心應手一曲短歌，以弔令郎者。」鍾公道：「老夫願聞。」伯牙誦云：

「憶昔去年春，江邊會會君。今日重來訪，不見知音人。但見一抔土，慘然傷我心。傷心傷心復傷心，不忍淚珠紛。來歎去何苦，江畔起愁雲。子期，子期，今你我千金義，歷盡天涯無足語，此曲終兮不復彈，三尺瑤琴爲君死！」

伯牙於衣袂間取出解手刀，割斷琴絃，雙手舉琴向祭石臺上用力一摔，摔得玉軫拋殘，金徽零亂，鍾公大驚，問道：「先生爲何摔碎此琴？」伯牙道：